

网络求助

A Study on Seeking Assistance from Internet

问题研究

张北坪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网络求助

A Study on Seeking Assistance from Internet

问题研究

张北坪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求助问题研究/张北坪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624-6983-4

I . ①网… II . ①张… III . ①计算机网络—应用—社会救济—研究—中国 IV . ①D632.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2437 号

网络求助问题研究

Wangluo Qiuzhu Wenti Yanjiu

张北坪 著

策划编辑:周 晓

责任编辑:蒋昌奉 版式设计:周 晓

责任校对:刘 真 责任印制: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83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z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7.75 字数:216 千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6983-4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一个基于网络的社会	9
第一节 网络社会的基础	9
第二节 网络社会的概念与特点	17
第三节 网络社会群体与人际交往	25
第二章 网络求助——媒体救助的新动向	32
第一节 求助与救助	32
第二节 网络求助的内涵	49
第三节 网络求助的外延	55
第三章 网络求助的具象	67
第一节 网络求助的动因	67
第二节 网络求助的原则	73
第三节 网络求助的多样化	76
第四节 网络求助的层次化	93
第四章 网络求助的价值	102
第一节 网络施救是传统道德的延续	102
第二节 网络求助是社会救助制度的有益补充	114
第三节 网络求助可弥补传统媒体求助的不足	117

第五章 网络求助的变迁	125
第一节 新旧媒体求助的并存与渗透	125
第二节 媒介融合与网络求助	132
第三节 网络求助行为的失范	143
第六章 网络求助的公共领域	150
第一节 网络求助公共领域的特质	150
第二节 网络求助公共领域的构成	155
第三节 网络求助公共领域的群体极化	165
第七章 网络求助面临的挑战	174
第一节 网络求助的道德冲突	174
第二节 网络求助的模式困境	186
第三节 网络求助的过程缺位	191
第八章 网络求助的规范与控制	202
第一节 网络求助的环境基础	202
第二节 网络求助的制度借鉴	209
第三节 网络求助的执行规范	220
结语	230
参考文献	232
后记	243

导言

现代科技的发展震荡着社会。正如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写道：“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影响，这些戏剧性的技术变迁，是当前最直接感受到的结构性变化。但是这并非人为技术决定了社会，而是技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场景。”^①应当说，网络的出现，完全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结构关系。处于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作为日常社会交往和网络社会的双重主体，人人都处在一定的网络中，虽不必人人都上网，但都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与他人开展在线交流。网络求助，更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新生事物。因此，基于现代技术的冲击，社会、经济、文化的相互激荡，网络求助这一新的空间和领域形成了。

一、关于网络求助现象的发展脉络

目前收集到的有代表性的网络求助事件发生在美国一位名叫卡琳·波斯纳克的女子由于染上了奢侈品购物癖，经常购买名牌手提包和名牌时装。她很快就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并且还欠了2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在无钱偿还欠款的情况下，卡琳灵机一动，决定上网请求陌生人帮她还债。于是，卡琳创建了一个“救救卡琳”的网站，恳求任何光顾她网站的人捐款一美元，大家一起帮她还清债务。卡琳的网络乞讨计划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她很快就募集到了超过13 000美元的费用，并偿还了大部分欠债。

对本课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05年。是年，在西南大学发生了一

^①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

起备受社会关注、引发社会思考的“卖身救母”事件。一桩女儿向重病母亲尽孝道的亲情之事,能通过网络引起如此大的风波,是由网络社会的特性决定的。“卖身救母”事件的主人公采用现代网络手段,给公众演绎了一个最符合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真情故事,如同古代的“曹娥卖身葬父”,主人公让自己的处境在一夜之间为世人所知,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捐助。此后,南京农业大学大四学生“卖身救母”,大学毕业的四川羌族学生“卖身救父”,甚至“以身相许”的求助信息也不断地在网上涌现。这种通过网络技术手段将家庭困难或隐私公开发布,以寻求社会帮助的“网络求助”行为悄然兴起,正是基于现代社会对网络技术的青睐和倚重,“卖×救×”的“网络求助”已经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成为时代的印记。在完全“陌生人化”的网络世界中,如何实现对遭遇不测的社会弱势群体展开救助,促使社会救助特别是网络救助规范化,促进美好人性的彰显,正是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二、本研究的出发点及难点

(一) 网络求助的定位及分类

网络求助如何定位?狭义上,就其所借助的手段来说,它属于媒体救助的范畴;广义上,就其所作用的对象来说,它属于社会救助的范畴,对于求助的目的而言,是为了能够有效地赢得社会救助。因此,网络求助内涵的延展,必须以媒体救助为前提。救助是媒体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大众传媒依靠其迅捷性、互动性和舆论正义,正越来越成为困难群众的首要选择和获取帮助的重要途径,成为政府职能部门救助、慈善和非赢利性社会组织救助的重要补充。

同时,由于网络的自组织性,网络求助行为也应当而且需要基于社会互助而展开。作为社会互助的范畴,网络求助是指在网络的帮助下,社会组织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通过捐赠款物等形式,向突然遭受生活不

测或受到某种意外情况的刺激而自己无力解决、主动向社会寻求帮助的个体提供帮助的一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性安排的救助。

尽管卡琳·波斯纳克成了网络求助的“鼻祖”，但其求助行为不属于本课题研究的内容。本研究认为，在网络求助行为中，对于求名求解类的求助行为，没有大的研究价值。因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有名扬四海的动机，只要这种动机不触及和影响社会秩序，就有其合理性；对于求解类的求助行为，不存在任何的两难困境，亦不存在任何冲突。而本研究所界定的网络求助，与一般意义上的求名与求利皆有所区别。网络求助应当而且必须是基本生存条件不具备、需要社会的关怀和帮助的求助。换句话说，本研究所指的网络求助行为，主要是指物质类的求助即经济层面的求助。对于卡琳·波斯纳克的求助，尽管也属于物质层面的求助，但她不是出于常规的因为生计、病患、灾害等所带来的困境所引发的求助行为，也不是基于追求自己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声名鹊起，因此，其求助尽管虽是属于经济层面，但其求助行为超越了常人的想法，价值指向则较为模糊和混沌。

(二) 网络求助是需要还是必要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原始社会或者农业社会，社会分工简单粗糙，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促成个体的人在社会体系中成为一个个“孤岛”。在现代社会，人通过网络延伸“手臂”，不断拓展生活空间，因而每个人不再是四面临海的孤岛，每个个体的人，都可能连通世界，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个符号，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乃至于枢纽。与传统乡土社会相比而言，网络求助具有信息辐射面广、信息发布方便快捷、信息发布成本低廉等特点，当某个人的生存状态受到严重威胁和挑战时，他(她)不再仅仅通过血亲、地缘等熟人空间寻求帮扶，而寻求帮扶的空间和半径被无限拓展和延伸。

作为网络社会的网络人际交往不是直接面对面的交往，这种身体“不在场”的交往，个人既可以塑造一个有别于真实世界的人格认同，也可以同时维系数个不同的身份。由此，在诚信严重缺失的当下，我们需

要进行研究的是,网络求助的动机是什么,如果网络求助的逻辑起点就出现了偏差,那么,又怎能确保救助效果能够达到或接近求助的预期呢?因此,需要作进一步追问的:一是求助者需要什么?求助者在当下是否正处于“雪中”而显得孤立无援,需要大家雪中送炭?这个雪景是自然状态?还是人造雪景?是鹅毛大雪?还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可以抗御的小雪?二是求助者想要得到些什么?如果需要和想要之间没有保持一致,甚至把需要当作了想要,可以肯定,其求助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直至求助失灵。因此,网络求助要比社会现实求助复杂得多,这也正是本研究的根本出发点。

(三) 网络救助的血脉与现实挑战

求助的另一面是救助,对于某个处于危难之中的个体施以援手,这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亚圣孟子把“恻隐之心”作为心之“四端”之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作为最基本的怜悯与同情之心则非人也。因此,对于处于困境中的个体施以帮扶,正是孟子强调的人的善行。这种心理不是由外而来,而是由内而生的,是受到外在情况影响之后人的内心最直接的反应,最终促使了人的善行。但在网络世界中,由于求助信息缺乏验证,因此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挑战,恻隐之心是否能够被激活,善行能否被激发,尚无定论。

网络求助发端于网络,同时,由于传统媒体的介入,而又延及社会,通过网民的海量参与帮扶,最终实现和达到求助的目的。求助的过程所暗含的基本假设是:受助者对改变自己的状态是乏力的,他们按照助人者所设计的方案去活动,才有从困难中解脱出来的希望。这告诉我们,在这一特定的场域,无论是对于求助方,还是施救者,都应当不折不扣地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对救助方而言,是否没有压力而仅仅是基于恻隐之心伸出援手?不可否认的是,网络作为新媒体是人类强烈的传播欲望的内在产物;同时,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不由自主地唤醒了大众的传播自觉。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网络作为一个空前开放的系统,不属于任何国家、民族和组织,是一个全球性信息资源共享的系

统,是普通民众对于信息的自主提供与分享,是网民对网络求助行为的确定与选择。救助者是资源的占有者,是决定助人活动是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或决定性因素。由于救助行为是一种以社会成员的慈善心和自愿捐献为经济基础、以民间公益事业团体根据捐献者的意愿对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进行物质帮助为基本内容的一种社会互助事业。因此,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网络求助”众生相中,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随处可见。网络求助变成了敛财或迅速成名的快捷途径,其价值取向偏离了慈善的方向。

本研究认为,发动社会成员自愿无偿地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救助,其本质是一项扶弱济困的社会事业。它是基于自媒体时代,有限政府、公民社会及自主个体为其逻辑起点的必然产物。由此,网络求助既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太完善的情势下对社会救助的有益填充,同时,它也是满足现代社会快速施救的必然选择。在社会诚信普遍缺失的当下,网络求助信息的发布、验证,网络募捐的监管等问题接踵而来,这不仅对社会救助行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更是对网络道德行为的测查和考量。

(四) 网络求助与求助网络

展开对“网络求助”的研究,必然涉及网络组织的建构问题。网络组织与组织网络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是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已。网络求助是基于科技的发达,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寻求社会帮扶的非制度性安排的社会互助行为;或者从求助的另一面,可以将其界定为媒体救助,视其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方式和手段。对于求助网络而言,应当是一种组织系统,这种系统特指有一群地位平等的“节点”依靠共同目标或兴趣自发聚合起来的组织。

网络求助与求助的网络化之间也存有某种契合,即网络组织中的每个个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不同于“层级组织”,或称“金字塔组织”,网络组织中不存在必然的上级和下属,只有独立的个体的“节点”;网络组织依靠开放性成长,所有游离在网络之外的节点都可以自愿加

入组织。而狭义的求助网络,具体是指求助本身的组织结构网络化,它应当是指社会中的多个部门组合成相互合作的网络,各网络节点通过密集的多边联系、互利和交互式合作来完成共同追求的目标。诚然,对网络求助的研究,必然会涉及整合和利用各种手段,如手机、微博等非线性网络,但它显然不是基于构架求助的网络组织体系而出发的。因此,本课题也非对这一组织体系的研究。

同时,网络求助是基于网络技术发展所衍生的快速求助方式,但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并非提倡技术决定论,我们在看到网络技术迅猛发展逼及现实生活的同时,不能忘记技术因素只是社会救助发展的一个动力,技术并非决定社会,而是技术具体化了社会。因此,可以这么认为,正是社会利用技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从而使社会更加完美发展,这同时也让网络求助行为也变得更加充满神秘的色彩。

三、本研究的基本框架

本书由八个篇章构成,具体如下。

第一章,立足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使网络成为当今人类世界交往、互动联系的主要媒介的大背景,将网络之上的社会作为对新时代社会鲜明特征的概括,从逻辑上更有利于展开对本课题的研究。因此,在本章就网络社会的构成、网络社会的概念与特点、网络社会的群体与人际等问题进行了相关的阐述。

第二章,切入本课题研究,对网络求助进行了基本的定位。在此之前,对求助与救助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历史血脉进行了梳理;对网络求助的具体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确定,并将网络求助界定为媒体救助,界定为一种网络互助行为,网络互动行为,一种非制度安排的网络互动行为。

第三章,在对网络求助为什么会流行的原因作了分析之后,对网络求助现象根据原则、类别与层次进行了分类。

第四章,对网络求助的价值进行了研究。随着网络求助案例的不

断增多,大量充满社会关怀的善举不断涌现,通过互联网所涌现出来的社会温情,有机地填补了在现代社会中人情冷漠的缺失。网络不会因为匿名而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不会将充满人类最温情的爱心扼杀。网络爱心活动可以利用网络自身的优势,组织得更加高效,执行得更加快捷,让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得到进一步彰显。

第五章,互联网已经悄然迈入主流媒体的行列,互联网所带来的规模效益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用正在被日益放大。因此应当说,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网民表达关心社会的方式。毋庸置疑,互联网将网络求助也推向了一个新的境地。这种新境地表现为新旧媒体求助的渗透与并存、媒介融合的功效以及所带来的行为失范。

第六章,对网络求助的公共空间,即网络求助者、求助事件、救助者(公益性组织)等基本要素以及网络中的群体极化现象进行了分类阐述,认为网络求助的公共空间是一种自然状态下十分无序的虚拟空间,网络求助在这一特殊的空间和领域中也彰显出不同的价值使命来。

第七章,对网络求助所面临的挑战作了阐述。在网络求助的过程中,求助者(个体或群体)在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尽管是同一个人,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着互动,但这种互动未必就是良性的互动。因此,在网络求助中,尚面临着道德冲突、求助模式的冲突与求助过程的缺位等三方面的挑战。

第八章,对网络求助的规范与控制进行了阐述,即就网络求助本身而言,它是集社会、伦理、技术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课题,因此面对无边界、扁平化的网络社会,发挥网络的功效既需要构建网络求助的基础环境,又需要充分借鉴国外对于网络管理的先进经验,从而对网络求助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包括网络求助的环境基础(这里主要指社会环境)、网络治理的制度借鉴以及网络求助的执行规范等。

四、研究的基本方法

本研究一是使用文献法,对学者们有关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梳理,尤其是针对网络社会的界定问题。二是案例研究法,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网络求助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归纳出了网络求助难以回避的困境,并初步梳理出了规整网络求助行为的基本操作思路。

第一章 一个基于网络的社会

所谓社会,是指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自从计算机网络技术诞生以来,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也逐步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例如,每天,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通过社交网络服务网站就能完成包括聊天、工作、休闲、游戏等在内的虚拟的人际交往,换句话说,信息技术的进步已使得网络成为当今人类世界交往、互动联系的主要媒介。网络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国家概念和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如果“社会”一词是用来指称人类发展某一时段内所处的文明形态的话,显然,作为对新时代社会鲜明特征的概括,将现代社会描述为建基于网络之上的社会,从逻辑上更有利于展开对本课题的研究。

第一节 网络社会的基础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网络已经构建了新的社会形态,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当中,但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及整个网络社会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与物质的准备。

一、人的延伸:网络社会的理论基础

关于“工具是人的延伸”的思想,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界没有创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精纺机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

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①如果把这一思想映射到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发展之中，我们完全可以将网络技术表述为“网络是人的延伸”，是现实社会向虚拟社会的延伸，是人类社会的延伸。

科技的发展催生了网络技术的诞生，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又不断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即人类社会向网络空间的延伸。网络空间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使人类日常生活处于一种多维的空间构成之中。社会历史经验也一再证明，“人类历史上每一种关键性技术的突破，一种新技术构架的形塑，通常都会导致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基本社会结构的转型，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经验和社会规则。”^②毫无疑问，正是在人类社会的这种虚拟空间展示与虚拟空间构建的互动之中，推动着人类社会向着一种无限可能的方向发展。

在技术的牵制之下，现代人已经生活在现代技术的社会中。网络使世界以信息的方式被展现，“如果将网络空间中充盈的信息不再看做某种客体而视为事物，那么网络空间就不再是同质的广延容器，而是异质的创生性敞开。”^③这就意味着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场域，而不同的空间对应不同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同一空间里，对于日常生活实践而言，每个人的空间意识都受制于各种不同的实践体验。正如“国际都市里的居民对世界的看法与黄土高坡的农民不会雷同；船长的生活空间与舞蹈演员也截然不同；在网络空间之中遨游的人们，其世界和生活不仅呈现出另一个样子，而且具有另外一种维度、深度和视野。”^④因此，处于不同的空间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以及规则制度构建的差异甚至裂变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也就是说，网络对社会的冲击和改变，已经异于现实社会。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界对此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传播学大师麦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2.

② 黄少华.论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③ 段伟文.网络空间的伦理基础[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 夏燕.虚拟空间中的“法理学”[M]//付子堂.经典中的法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266.

卢汉在其《理解媒介》中也生动地指出：“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地球。就我们这个行星而言，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①他认为，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样。根据他的这一观点，如果我们仅将网络空间只是作为一种媒介的方式存在进行理解，这很显然已经远远不能诠释它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深刻的影响。网络作为人的延伸，其实质延伸的是人，包括人性、人心、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的思想和人的价值观等，这些都是现实人在网络社会里的合理性映射。作为科技发达的产物，“互联网绝不是冰冷的技术体系，它带给我们温暖的人情，带给我们真实的希望，带给我们丰富的知识，带给我们实务的应用，带给我们审视自身潜能与缺陷的理性，带给我们即使是为成全自己的追求也不能不去深思作为人的社会责任。”^②但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正是由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也导致网络社会里呈现出“天使”与“魔鬼”竞相登台、喜忧参半的复杂境况——网络延伸的不仅仅是“天使”美好的一面，而且也滋长“魔鬼”的丑恶。正如卡斯特所言：“科技的症结在于科技是人类的折射，而我们并不十分善良。我们丑陋，科技就会呈现出来，造成各种恶果。”^③毫无疑问，卡斯特的这一言论也充分表明，正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才导致的网络乱象丛生。由此，这也为网络问题研究带来一定的理论支撑。

① 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0.

② 高钢. 互联网温暖全社会[J]. 网络舆情,2011(9).

③ 周燕. 信息时代如何改变生活[N]. 北京青年报,2002:24.

二、网络技术的进步：网络社会的硬件基础

最早的 Internet 是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建立的。1985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组织 NSF 采用 TCP/IP 协议将分布在美国各地的 6 个为科研教育服务的超级计算机中心互联,并支持地区网络,形成 NSFnet。1986 年,NSFnet 替代 ARPAnet 成为 Internet 的主干网。1988 年 Internet 开始对外开放。1991 年 6 月,在连通 Internet 的计算机中,商业用户首次超过了学术界用户,这是 Internet 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 Internet 成长速度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于 1994 年 3 月才获准加入 Internet,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网络技术已经显露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以网络传播为例,我们可以把 1995 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①

(1) 酝酿发展阶段(1995 年 10 月—1997 年 5 月):为初始阶段,其特征表现为上网媒体数量少。1997 年 10 月统计,截止到 1997 年 5 月,上网的新闻媒体 36 家,上网 meticulously 一般无独立域名建设的网站,多委托网络服务商进行制作,上网信息一般为单一的文字信息,无多媒体信息;不能定时更新,缺少即时互动。

(2) 加速发展阶段(1997 年 5 月—2000 年):上网媒体迅速增加,广泛采用独立域名,建设并运行独立网站,尝试使用多媒体信息,定时更新,频率加快,开发网络的互动功能,开发网络动态数据查询功能。

(3) 大浪淘沙阶段(2001 年—2004 年):网络泡沫破灭,经营成本高昂,许多网站面临生存危机,盈利成为商业网站的第一追逐,收费服务、短信收入、网络游戏、电子商务成为网络媒体的主旋律,大浪淘沙后的幸存者成为网络 meticulously 的主力军。

(4) 用户创造内容阶段(2005 年至今):从 2005 年起,网络媒体进入了一个用户创造内容的阶段。2005 年 7 月 CNNIC 发布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分水岭。其数据表明,就网民上网的目的来看,获取信息第一次由第一位降低为第二位(37.8%);为休闲娱乐(包括网络游戏、在线点

^① 匡文波. 网络媒体的经营管理 [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8-9.